

杨可 译



Новый дозор

新守护人

欧洲科幻大会年度最佳作家 | 俄罗斯科幻文学之父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守护人

Sergey Lukianenko

[俄]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杨 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4-187

新守护人/(俄罗斯)卢基扬年科著;杨可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55-8

I. ①新… II. ①卢…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2644 号

НОВЫЙ ДОЗОР

copyright © Sergey Lukianenk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谢 锦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新守护人

[俄]卢基扬年科 著 杨 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制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30,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55-8/I·4253 定价:39.9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目标不明	1
第二部分 混沌时代	121
第三部分 模糊行动	251

献给父母

本书对光明事业未必有益。

守夜人

本书对黑暗事业未必有益。

守日人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分

目 标 不 明

引 子

中士季马·帕斯图霍夫是个好警察。

当然，他偶尔也会使用一些不太合法的手段来教训无耻的酒鬼们，比如，狠狠地往牙上揍或者用脚踢。但只是在酒鬼严重违法或者拒绝去醒酒所时才为之。季马不排斥从乌克兰或中亚黑户手头收下五百卢布，因为说到底，既然警察的工资少得可怜，那就让那些不法分子把罚金直接交给警察本人好了。他也压根儿不反对在他辖区的小餐馆里给他斟上一杯白兰地取代倒上一杯白开水或本该找回一百卢布零钱时却找给他一千卢布之类的事情发生。

归根结底，工作毕竟是工作。既危险，又艰苦。这表面上一眼是看不出来的，本应该有物质上的鼓励。

不过季马从来不从妓女和皮条客身上榨钱。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他所受的教育中有某种东西阻止他这么做。季马也从未把那些喝高了但尚未失去理智的百姓往醒酒所里拽过。但是一旦遇到为非作歹之徒，他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追捕。对于小窃案他也认真寻找证据，写出调查报告（当然，如果被害人坚持这么做的话），而且总是尽力记住那些“通缉犯”的面孔。他已经逮住过好几名罪犯，包括一名罪证确凿的杀人凶手。此人先是杀了妻子的情人，这可以原谅；后又杀死妻子，这可以理解；最后又拿着刀子对揭发他妻子不忠行为的邻居行凶。被这

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激怒的邻居锁紧房门，拨报警电话“02”报了警。接到报案电话赶来的帕斯图霍夫逮住了正用那尽管涂满了鲜血，却仍然有气无力的书生拳头敲打着铁门的凶手，他接着犹豫了好一会儿，不知是否要将那告密的邻居拖到楼梯边，擦干净他的脸。

总之，季马认为自己是个好警察，认为他距离真理也不是太远。在一些同僚们中，他看上去是个勤奋的人，就像过去关于阳光城里“不知道先生”的老书中的民警斯维斯杜尔金一样。（译者注：指尼古拉·诺索夫的童话小说《阳光城的“不知道先生”——民警斯维斯杜尔金的冒险》中的主人公）

季马职业生涯中唯一的污点发生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当时十分年轻、乳臭未干的他和中士卡明斯基在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区巡逻。卡明斯基当时似乎是作为年轻民警的指导（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民警，或者干脆叫“雷子”，当时既没有时髦的“警察”，也没有侮辱性的“警吊子”之说），他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很是自豪。他的建议基本归结于在哪里和如何可以轻松挣到钱。于是，在那个夜晚，当看见一位匆匆忙忙从地铁往通道走过去的略带醉意的男子时（此人手上甚至还拿着一瓶开盖的廉价伏特加），卡明斯基兴奋地打了声口哨，接着他们俩赶紧上前拦截。显然，那人马上就得损失五十，没准是一百卢布。

可是，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出了点鬼茬。有几分醉意的男子用让人意料不到的清醒目光瞅了瞅他俩，并建议他俩也喝上一口。那目光清虽然清醒，不过里面含有某种像是早就在人群中失去灵性的无家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让人害怕的，野性的东西。

他俩居然听从了。他们走到小摊前（此时叶利钦执政的混乱时期已接近尾声，但伏特加还可以直接在大街上卖），像疯疯癫癫的人一样嘻嘻哈哈地一人买了一瓶和那位醉汉同样的酒。后来又一人买了一瓶。再后来又各买了一瓶。

三小时后，帕斯图霍夫和卡明斯基这滑稽搞笑的一对被自己的巡逻队从大街上提了回去，这下才救了他们，还狠狠地罚了他们一顿，但最终没把他们开除出警局。卡明斯基从此没完没了地向别人发誓说遇上的那个醉汉是个催眠师，要么甚至是个通灵人士。帕斯图霍夫没有去诋毁那个醉汉，也没有做一些凭空的猜测。但是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个人。

唯一的原则就是不要在路上再碰见他。

不知是那次愚蠢而丢人的醉酒事件被牢牢地记住了，还是帕斯图霍夫身上渗透上了一些突如其来的能力，反正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也开始能够发现那些带有奇异目光的，不一样的人。帕斯图霍夫自个儿称他们为“狼”和“犬”。

前者的目光中带有某种捕食者的冷漠，不是恶意，不是，狼欺凌羊时没有恶意，甚至带有爱意。帕斯图霍夫对这种人只是尽量避开，同时尽量不引起注意。

后者更像多年前那个有几分醉意的年轻人的目光，像狗的目光。时而内疚，时而耐心而细致，时而忧伤。只有一点让帕斯图霍夫困惑不解：那些狗不是朝主人看，而是朝主人的小孩看。所以帕斯图霍夫也避开他们。

相当长一段时间，他这么做还挺有效果的。

如果说孩子是生活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就是盛开的仙人掌。

几乎刚进谢列缅杰沃机场D航站楼敞开的大门他就嚷嚷起来。恼怒而又觉得没面子的母亲（显然，他哭喊不是头一次了）拖着他的手，可是小男孩试图往后躺，双脚一动不动，还一边叫喊着：

“我不想！不想！不想坐飞机！妈咪，不要！妈咪，我不要！妈咪，飞机会掉下来的！”

母亲松开手，小男孩倒到地上，于是索性坐在那儿：这孩子肥肥的，大哭大叫着，长得也不漂亮，十来岁的样子。相对于莫斯科六月的天气他穿得稍显单薄，显然要飞往温暖的地区。

坐在离他们二十来米远的咖啡店小桌旁的一位男士稍稍起身，差点打翻了未喝完的啤酒杯。他瞥了小男孩和不停地教训他的母亲几眼。然后坐下来，小声说道：

“这太可怕了。这简直是噩梦。”

“我也这么想，”坐在对面的一位年轻女士附和着。她搁下咖啡杯，刻薄地看了那小屁孩一眼，“要我说呀，是真讨厌。”

“不过，我倒没觉得这有什么讨厌的，”——那位男士温和地说，“但是，可怕嘛……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个人呢……”那位姑娘刚开始说，又收了回去，因为看到那位男士并没有在听她讲。

他掏出手机，拨了号。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需要一级人员。一级或二级人员。没有，我没在开玩笑。请找一找……”

挂断电话，他看了看姑娘，点点头说：

“对不起，一个紧急电话……您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个人呢，是个丁克族。”姑娘略带挑衅地说。

“没有孩子的丁克？是没有生孩子吗？”

姑娘摇摇头：

“这是普遍的误解！我们丁克们反对要孩子，是因为他们会使我们变成奴隶。得做出选择——要么你是自由高傲的个体，要么做繁衍后代机制的社会附属品！”

“这个……”男士点了点头，“可我还以为……身体有问题呢。想着推荐一位好医生……那您接受性吗？”

姑娘笑了笑：

“那当然啰！难道我们是一些无性的人吗？性、夫妻生活——这一切都很好，很正常。只不过……把自己与这些叫叫喊喊、四处乱跑的孩子……”

“到处拉屎的，”男士提示了一句，“他们还不停地大便。而且一开始自己连擦屁股都不会。”

“对，到处拉屎！”姑娘表示同意，“就是这样！用伺候人类中这种未发育好的动物来度过最美好的岁月……我希望您不会想着给我说教和来说服我改变主意生出一堆孩子来吧？”

“不会，我可没这么打算。我相信您所说。我完全相信您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

不知是稍稍平静了下来，也或许更有可能是已经妥协了，因为反正要飞的，小男孩和母亲从旁边走过。母亲低声训斥儿子，只听见提到温暖的大海，高级酒店和斗牛什么的。

“哦，天啊！”姑娘惊呼一声，“他们还是去西班牙的呢……好像我们坐同一个航班。您想想看，三个小时要听这个小肥肥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我觉得不是三小时，”那位男士说，“三小时十分钟的样子。”

姑娘脸上流露出一丝轻蔑的表情。那位男士看上去像位成功人士，怎么连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清楚……

“飞巴塞罗那要三小时。”

“三小时二十分钟。但是比方说……”

“那您要去哪里？”姑娘一下子对他失去了兴趣。

“哪儿也不去。我来送好友。后来就坐下来喝了杯啤酒。”

姑娘犹豫了片刻。

“塔玛拉。我叫塔玛拉。”

“我叫安东。”

“您大概也没有孩子吧，安东？”塔玛拉问道，压根儿没有停止她喜欢的这个话题的意思。

“为什么呢？有啊。女儿。小娜佳。和这个小肥肥差不多大。”

“这么说您没想让夫人做健康而又自由的女人啰？”塔玛拉微微一笑，“您夫人是做什么的？”

“夫人吗？”

“当然不是问女儿啦……”

“按所学的专业，是医生。不过实际上……是女巫。”

“不自然的美感，”塔玛拉边起身边说，——这就是你们这些男人身上我不喜欢的东西，“女巫”！可是我想您自己很满意她在炉灶旁弯腰驼背，洗尿布，熬夜吧……”

“满意。尽管现在没人洗尿布了，早就用纸尿布了。”

听到“纸尿布”一词姑娘的表情很难看，仿佛别人让她吃下几只蟑螂似的，她拿起包，连声告别也没说就向值机柜台走去。

男士无奈地耸耸肩。拿起电话，放到耳边。电话立刻响了起来。

“戈罗杰茨基……完全没办法？是的，三级人员一点办法也没有。到巴塞罗那全包了。可以认为这属于二级吗……不行？”

他沉默了片刻。接着又说：

“那给我一个七级干预。不，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小男孩具有一二级预见能力。黑暗超凡人会表示反对的……用一次五级干预改变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超凡人的命运……好的，交给我吧。”

他留下未喝完的啤酒杯，起身向值机柜台走去。小胖孩在一脸木然地站在队伍中的母亲旁边，神经质地两只脚移来移去。

男士穿过安检口（不知为什么没人试图去拦住他），靠近那个女人。他礼貌地咳了一声，吸引住她的目光，点了点头。

“奥莉加·尤里耶夫娜……您早上给科沙熨短裤时忘了关熨斗……”

女人脸上露出恐慌的神情。

“您可以坐晚上的飞机，”男士继续说，“现在您最好回家一趟。”

女人拽起儿子的手冲向出口。小男孩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盯着那位男士。

“你想问我是谁，还有你妈妈为什么相信了我的话吧？”男士问道。

“您是安东·戈罗杰茨基，高级光明魔法师，”小男孩说，眼中浮起雾气，“您是娜季卡的父亲。您……您对我们所有的人……”

“什么？”那位男士兴致勃勃地问道，“什么呢，说呀，说呀！”

“科沙！”突然想起儿子的女人尖叫了一声。小男孩不寒而栗，他眼中的雾气消散了。他说：

“只是我搞不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谢谢！”

“我对你们所有人……”男士若有所思地说，一边看着女人带着孩子沿机场玻璃墙迅速走到土站，“爱你们所有的人。我要杀掉你们所有的人。我已经得到了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所有的人我都……对你们所有的人，我是多么……”

他转过身，从容地向出口走去。在“绿色通道”入口处他停了下来，看了看等待值机前往巴塞罗那的长龙。

队伍里人多嘈杂，人们飞往海边休息。队伍里有很多孩子、女人、男人，甚至还有一位丁克族的姑娘。

“让上帝拯救你们吧，”男士说了一句，“我没办法。”

季马·帕斯图霍夫正好掏出打火机准备给自己的搭档比萨特·伊斯肯捷洛夫抽两口。他的搭档自己有打火机，不过这哥俩之间就这样。

季马一掏烟，比萨特赶紧点火。这位阿塞拜疆人一准备抽烟，季马赶紧上打火机。假如帕斯图霍夫倾心于知识分子的反思，那么可以说他们用这种方式表示彼此的尊重，尽管他们很多观点不一致，从民族问题到哪款汽车更牛，是梅塞德斯 -ML 还是宝马 -X3。

但是季马并不倾向于这种思维，他和比萨特开着福特车，相对于俄罗斯的伏特加和阿塞拜疆的白兰地，他们更喜欢德国啤酒，而且相互的关系相当友好。季马摁下打火机按钮取火的当儿，迅速瞟了机场出口处一眼，打火机从他手上掉了下来，而此时他的搭档正凑过来点火。

一只“犬”从出发大厅的门口走出来。他的样子并不可怕，是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士。帕斯图霍夫已经习惯了这类犬，但这次不仅仅是只“犬”，而是那只……来自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的……来自遥远过去的……此时此刻他看上去不像个醉汉，准确地讲只喝了几小口。

帕斯图霍夫转过身，慢腾腾地从地上捡起打火机。又有一位有着
一双看门犬眼睛的男人从旁边走过，压根儿没注意他。

“昨晚喝酒啦？”比萨特同情地问他。

“谁？”帕斯图霍夫嘟哝了一句，“……没有，打火机有点滑而已……”

“你的手在发抖，脸色苍白。”搭档告诉他。

帕斯图霍夫终于给他点上了火，而眼睛的余光跟踪到那男人已经走到了汽车站。他掏出烟，没等比萨特，自己先抽了起来。

“你怎么怪怪的……”比萨特说。

“是的，昨晚喝多了。”帕斯图霍夫嘟哝了一声，又看了机场大楼一眼。

这时一只“狼”从机场出来了。他带着掠夺者自信的目光，步伐坚定。帕斯图霍夫转过身去。

“早上应该喝点汤，”比萨特用教训的口吻对他说，“但是要喝对汤，要喝我们的汤。亚美尼亚的汤是毒药！”

“你们那些汤都一个样。”帕斯图霍夫习惯性地答道。

比萨特鄙视地吐了口吐沫，摇摇头：

“只是样子差不多。但实质上根本不一样！”

“它们实质也许不同，但事实上是一样的。”马一边盯着向汽车站走去的“狼”，一边答道。

比萨特有点生气，不再多说什么。

帕斯图霍夫几大口吸完了那支烟，又向机场大门处看了一眼。

第一个想法有些邪恶，甚至觉得欺人太甚：“怎么，他们今天搞联欢了不成？”

接着恐惧袭来。

从推拉门走出来、此刻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四周环顾的那位，不是“犬”，但也不是“狼”。那是某种其他类型的。第三种类型的。

是拿狼当早餐吃，拿犬当正餐吃，把所有美味都留下来做晚餐的那种。

“虎”——不知为什么帕斯图霍夫将他分了类。他说：

“肚子不舒服……我去一下厕所。”

“去吧，我抽会儿烟。”仍然在生气的搭档说。

若是喊比萨特一起去上厕所会很奇怪。而要解释什么或是想出什么理由又来不及。帕斯图霍夫转身迅速离开，将伊斯肯捷洛夫留在“虎”之路上。“是啊，要是他对他……从他身边走过去，一切都……”——他自我安慰着。

帕斯图霍夫一踏进出发大厅就转身回头看。

他正好可以看到比萨特拦住“虎”，冒失地去逞强。这位搭档当然分辨不出他们，感觉不到，因为他从前未经历过帕斯图霍夫身上经历

过的事。但是现在连他都感觉到了点什么，凭他警察的嗅觉，这嗅觉有时帮助他从人群中分辨出表面上毫不引人注目的、手提箱中藏有防滑手枪套或兜里揣着刀子的人。

帕斯图霍夫发现，他确实是肚子不舒服。于是一股脑儿冲进安全嘈杂、到处是人群和箱子的机场里。

由于他是位好警察，所以他感到十分羞愧。但他更多的是感到害怕。

第一章

“戈罗杰茨基，来报告一下早上发生的事情。”戈谢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说。

我站起来，捕捉到谢苗同情的目光。我开始陈述：

“两小时前我送沃伦斯去搭乘前往纽约的航班。我们的同行办理好登记手续后，我开始在免税店买伏特加……”

“您怎么，和他一起过了护照检查区吗，戈罗杰茨基？”戈谢尔眼也没抬地询问了一句。

“是啊。”

“为什么？”

“为了确认他一切正常。”——我咳了一声，“——还有想在免税店给自己买点东西……”

“具体买什么？”

“一对威士忌。”

“什么牌子的……”戈谢尔的目光离开了桌子。

“苏格兰的。麦芽型的。十二年的‘格伦利威’和十八年的‘格伦利威’，不过这是买了送人的。我个人认为，喝十八年存的威士忌……”

“鬼扯蛋！”戈谢尔咆哮起来，“都是些什么自私自利的鬼把